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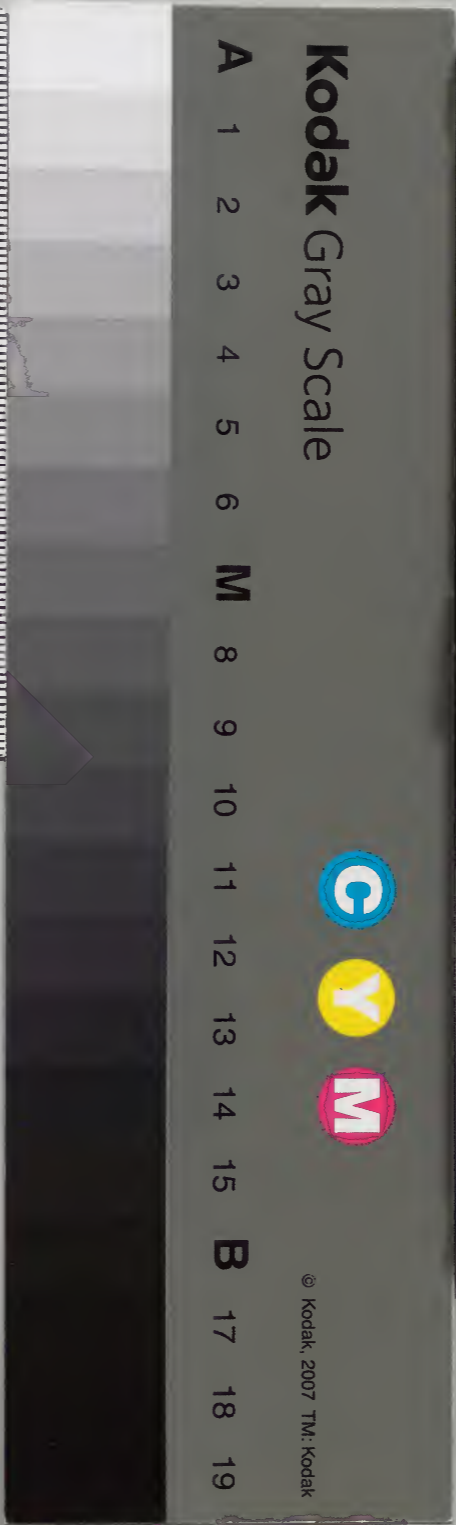
春秋諸傳會通

二十四之

漢書門			
二〇六	一三九	一〇六	類
一三五	一〇六	一〇六	函
一三五	一〇六	一〇六	架
五八五	一〇六	一〇六	冊

內閣文庫			
三〇六	一〇六	一〇六	漢
三〇六	一〇六	一〇六	書
三〇六	一〇六	一〇六	冊
三〇六	一〇六	一〇六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595 (415)		
函號	369	108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二

淺草文庫

廬陵進士李廉輯



周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左氏

文公

名興諡法慈惠愛
民曰文在位十八年

左氏

文公僖公之子夫人聲
姜所生僖公薨文公立

月必改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未葬而書即位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

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乃喪服也

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

樞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

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禮之中也孔子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

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案商書稱大甲元年伊尹祠于先

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至三

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鬯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康王時成王方崩猶

未成服故用黼裳入受顧命或以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誤矣

案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故胡氏於此始發告廟臨羣臣之禮彼隱莊閔僖非不行此典也但春秋削之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杜氏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氏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注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公羊

穀梁

同左

胡氏

凡崩

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氏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注毛國伯爵衛字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公羊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穀梁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胡氏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黼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黼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子之路車乘馬又何子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茲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來錫命非正也

案王錫命說已見莊元年此條據杜氏以為諸侯初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如侯執信圭之類公羊以為賜以命服以晉惠初立王賜之命

而晉侯受王情證之則杜氏得之晉武公以請命于王而詩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之詞證之則公羊亦得之故胡氏取禮經黼冕圭璧之說然後其義始備

晉侯伐衛

左氏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

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晉臣伐衛五月晉師圍戚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氏

叔牙

公羊

天子

不為喪聘書者為職貢天子不以喪廢故不譏也

張氏

高郵孫氏曰又公即位未嘗請命天子使大夫來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左氏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注合古之道而失事伯

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貶孔達稱人

案春秋與國伐伯者三衛人伐晉齊侯伐衛遂伐晉齊侯衛侯伐晉皆有關於衛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氏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注晉取衛田止其疆界禮卿不會公侯而

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疏例已貶於程泉之盟

案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教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此為大夫特會諸侯之始而胡氏特發傳於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頹公穀

左氏

初楚子將以商

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崇曰信矣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胡氏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懲戒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誡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佛旨而見醜矣傳者索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使潘

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官甲降而不憾憾而能恥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額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

左氏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左氏

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

案此條左氏例施之他年聘則可杜氏以為諒闇用吉禮者大非故趙子去其禮也二字以明年納幣之書考之則公羊注說得之

附錄

左氏

公孫敖聞叔服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曰穀也食子

左氏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

彭衙秦地

左氏

殺之役晉人既歸孟明秦伯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春秦子明視帥師伐晉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及

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德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

朝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當也

伐晉報殺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己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己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氏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書不時也

主者殷以柏周以栗諸侯既葬反虞則卒哭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神形又不可得而見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烝嘗自如舊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

公羊 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今過葬十月始作主故曰不時

何以書譏 **穀梁** 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 **胡氏**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積惡而不可

揜所以謹之也

案 作主之說三傳略同先儒多用公羊公注曰練主當以十三月是也但公羊下文譏久喪而後不能之事殊可怪注者又謂文公欲服喪三十六月此無據之言也故不取

又案 公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期年易栗主則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桑猶喪也栗謹敬貌也穀注王蓋神之所馮依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雖為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也祭畢則藏之西壁坎中穀又曰作主壞廟有時日壞廟之道易擔可也改塗可也注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主入廟則易擔以示有所加功左氏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稍與公穀異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

盟以厭之也通晉不書諱之也

處 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為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 **公羊** 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左** 陽處父救江書氏諱去氏者使若都 **公羊** 得其君如經言知妻儀父矣日者起公盟也微者盟不日如晉不書不致者 **穀梁** 不言公處父仇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深諱之也

胡氏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仇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

乙千
也凡此類筆削魯
史之舊文眾矣

案處父之仇與高偃之仇一也處父去氏而高偃存族者彼于防而此如晉也何氏曰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又案**處父係國而去氏荀庚良夫等係氏而去國者此兼罪晉侯之失彼止罪大夫之專也

附錄 陳氏 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者恒辭也諱不與盟故不書盟公如晉為止公送葬故不書葬甚諱之也是故諱有愛君之誼焉必譏不及君而後諱舍是無諱道矣故曰諱莫如深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垂隴鄭地公穀作垂斂 **左氏**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

案 盟不日者欲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為疾惡故也襄與信辭也 **穀梁** 內大夫可 **陳氏** 晉遂以大

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也士穀非卿也特書之見晉之卑諸侯也然則士穀主是盟也曷為序士穀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是故書士穀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桓文之伯也會盟有大夫則但書人必世子也則得次小國之君自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后大夫與諸侯序於是戚之盟書齊國佐沙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君與大夫並列於會矣

案 內大夫出盟諸侯自柔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又繼而公孫敖會三國矣杜氏以為卿不會公侯例已舉於翟泉故魯大夫皆不貶從此例也陳氏以為貶柔以正其始餘實錄也二說比且可通穀梁說非晉以大夫主諸侯亦始於翟泉故重貶之今士穀與新城趙盾雖書名氏而猶列諸侯之下者晉以大夫主諸侯而春秋亦以諸侯先大夫也陳氏得之左氏與士穀之說非何氏誅商臣事亦無據 **又案** 齊以不朝責鄭而執詹晉以不朝責衛而執孔達其事相類春秋皆以不自反責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左氏** 周七月今五月不雨足

案 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也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注** 此祿去公室政

在公子遂 **穀梁**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 **胡氏**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案 文公編不雨二此年及十年十三年例同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氏 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

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注 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在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

何大裕

也大裕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

穀梁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先禰而後祖也

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躋升也先禰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是無天也故曰又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疏 著禘嘗者著明是禘嘗之祭也

胡氏

有事者時祭大事禘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曰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

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案 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事為有事也天子有事于文武此以祭祀為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禘為大事書禘祠烝嘗為有事此年大事禘也宣八年有事禴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此皆於祭無譏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僭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此年大事之為禘公穀皆同杜氏以為禘者非也

又案 禘者象生有合族之義列昭穆齒尊卑諸侯之大祭也其禮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父為昭子為穆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公穀皆得之其閔僖父子之說左公穀胡氏皆以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固無可疑矣

范甯不從其說乃以祖為莊親為僖謂文公以僖居莊之上楊士勛辨之已足但左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本同為穆但閔當在僖上今升僖於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矣理必不然故杜氏以為位次之逆不以為昭穆之異胡氏辨世指父子之義恐未至也

又案 定八年從祀先公左氏以為復閔僖之位胡氏不從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 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

衛而還以報彭衛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

胡氏

案左氏皆國卿也其

崇德

通志堂

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已矣而復與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陳氏

曷為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大夫始貶稱人矣

案此條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但據其說則此貶四國之卿以尊秦襄八年邢丘貶諸侯之卿以尊晉其事相類胡氏說本程子其貶晉固是但自入春秋已來至此除魯書大夫帥師外外兵非君將者皆書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齊桓之伯伐宋伐郕伐鄭伐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與夫明年五國之伐沈皆未有書大夫名氏者則陳氏之考據不為無見

公子遂如齊納幣

案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祭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公羊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

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

穀梁

而納幣非禮

明氏

昏姻常事不書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昏也夫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

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慾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案喪娶之譏公穀胡氏說同左氏以為禮而又發即位娶妃之凡例此大悖謬不經杜氏遷就其說乃移上僖公之薨於十一月而以此時

納幣在十二月又解即位為除凶之即位皆徇左氏之過也故陳氏曰左氏凡例不可取杜說尤悖趙子曰昏禮不當使公子此亦一說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沈姬 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

言上能以德附眾以功庇下民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依懷以衛社稷苟無固志盈城之眾一朝而散如積水之敗故曰潰潰者眾散流遁之詞也

胡氏

案左氏五國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

兵則有間矣故其詞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 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敢赴魯必天子為之赴赴以王子為親不復言其爵也

公羊

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也穀梁同

胡氏 天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

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禮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加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秦左氏注王子虎大宰文公王卿士也內史叔服王之大夫也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則分明兩人矣啖子陳氏亦以公穀為非不知胡氏何據且胡氏於星孛之下又引叔服之言則亦不以左氏為非矣不知何不照應如此

秦人伐晉左氏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伯西戎用孟明也

胡氏

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愆而不能室也及敗於穀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室其愆矣復起彭衙之師報穀由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

陳氏

此秦伯也曷為貶稱人殺之誓孔子有取焉而秦穆之連兵無虛也歲君子以為秦之未離乎戎狄也是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至康公而遂狄之終南蒹葭之作秦非無人也而秦不用誠未離乎戎也

左氏

左氏以此役為秦伯西戎之始且稱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孟明之不解子桑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為貶者左氏得其事胡氏論其義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義也

秋楚人圍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經書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甲師少所能辨皆貶辭也

雨蝨于宋

隊而死也自上而隊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

穀梁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曰災甚也茅

也蝨猶眾也眾死而隊者羣臣將爭強相殘賊之象

穀梁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曰災甚也茅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此書公如晉之始

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貶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公賦嘉樂

也公賦嘉樂

文公再如晉矣二年以見辱不書故此為書公如晉之始又如晉三年及十三年成公如晉四年十年十八年襄公如晉五年三

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昭公如晉二五年十五年不得入五十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奔而如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年定如晉不得入一三年朝而及晉侯盟者三此年十三年襄三年長檮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

穀

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

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子朱伐江之帥也江兵解故晉亦還

公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讓也

其為讓奈何伐楚為救江也注据兩之當先言救非兩之穀梁此伐楚當重出處又生事當言遂二者皆違例故問之讓詐也其言救

江何也江遠楚近胡氏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

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撤四境屯戍守禦

之眾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

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

法也陳氏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自是恒書大夫貶而後人之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左氏卿不行非禮也姜之不允略之也高子曰娶於魯也乎大夫者略之也穀梁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

詞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注非責也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

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

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鑑微知著

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

交貶之以為後鑑案胡氏專主穀梁趙子亦以為公成禮於齊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左氏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滅不言圍此其書圍何以病晉也

陳氏言圍見其久也久之所以病晉也張氏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

晉侯伐秦左氏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胡氏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

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晉討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

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穀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

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

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張氏晉襄以王

官之役不報為恥未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為取之大也此事書之見晉襄之為盟主末矣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郟

郟今襄陽宜城縣

左氏

初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

秋楚人滅六

六廬江六縣今壽州安豐縣

左氏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變滅蓼臧文仲聞

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附錄

左氏

是年晉趙衰藥枝先且居疋月臣比日卒

六年春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孫世本曰季友生仲無佚

無佚生行父季文子也

左氏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

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左氏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

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左氏

襄仲如晉葬襄公昭三年傳曰昔文襄之

伯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昭三年傳又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案晉自襄公繼文世王夏盟是時秦穆亦號伯西戎春秋列之夷狄曾不得與邾莒之國以爵先後況援之伯哉襄起僖三十年盡文

六年凡七年李氏曰齊孝公不能率齊桓之烈晉襄能繼晉文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啓獻之爭秦

尋殺之讐此皆爭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伯則殺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乃削而人之何哉曰

幸之者夷不偏華以權之未失也削之者喪不與戎以義之不可也豈得以小功妨大義乎雖然襄公復伯則實始於此文公之沒三強

並興秦雖西陲狄狃北師楚復強於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殺以却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

可謂有伯者之略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略則襄公之烈何為僅止乎此曰外患既息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

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急矣越三載事不逮初況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而慮患於其

遠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甚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

左氏

先是五年陽處

父聘衛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

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至是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

金 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

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朝而走

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

胡氏 公羊子曰稱國以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國之大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附錄

左氏

趙宣子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通逃由質要治舊誇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

子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氏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

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公羊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閏月

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

閏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以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

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正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機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劫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為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

案 朱子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諸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張氏曰所謂稟正朔也

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為月而頒之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為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

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為可止之詞大率皆譏其奢大政而謹小禮獨胡氏以為幸其不已之詞其說本於蘇氏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秦**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朝後此十六年公四不視朝皆同但告於廟則謂之告朔因以聽治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朝

附錄

秦

是年夏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

句公羊

秦

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又公子焉非禮也。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時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絕大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邾魯邑。**秦**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詞也。邾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之也。今此一取而日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為取邑故書遂者甚其生事困。**穀梁**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極師衆。**穀梁**日之也遂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王穀

秦

宋成公卒昭公將去君羊

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者也必不可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穀梁**宋

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眾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案此條及八年司馬司城之書公羊以為宋三世內娶故三世無大夫此無據不可從穀梁以為稱人以殺誅有罪也亦非左氏以為眾則晉殺三卻鄭盜殺三卿何乃悉書乎故胡氏皆不從陳氏以為宋昭之大夫皆不名故公子印蕩意諸稱官子哀稱字以為君無道也未知然否

附錄

陳氏

春秋有天下之辭焉有一國之辭焉有一人之辭焉於晉靈公凡盟會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於魯桓公凡大夫

魯莊公凡會齊皆書人是一國之辭也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於宋昭公凡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下以師字

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

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

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天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弗聽注先蔑先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先蔑仍將下軍穆嬴襄夫人靈公母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薄秦師以戰告不言出在外奔也

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注言勝負敵也胡氏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奔者舉其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而

陳氏注春秋貴誼不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之孤至於交戰可以不定乎秦康公送晉公子雍戰于令狐貶人之

秦康公送晉公子雍戰于令狐貶人之

戰于令狐貶人之

秦晉之交兵又始於此十年有少梁北徵之師十二年有河曲之戰宣元年二年有侵崇之報伐左氏本末獨詳公穀以先蔑為逃軍者蓋不知事實耳

秋侵我西鄙左氏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衰冬日之日也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

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敬也注公後會而及其盟故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矣序也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諸侯所賤薄不見序故穀梁其曰諸侯略之也胡氏諸侯會晉趙盾盟深諱為不可知之詞注與公羊意同

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又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陳氏垂隴書士穀而序諸侯此何以不序晉非凡詞者始失伯也凡稱諸侯必前目而後凡也散詞也

案文公之編三會于扈皆止書諸侯左氏以十五年盟扈書諸侯無能為也十七年會扈書諸侯無功也是則總稱諸侯者皆罪諸侯也此總稱諸侯為公後至也諸國皆在公獨後至故諱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若言諸侯無功然所以辟公之不敬也趙子曰不書諸侯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恥也胡氏從此公穀說雖小異亦可通於左氏若陳氏則以不序諸侯為不係之伯者之詞亦有見也又案經書扈之盟會七此七年十五年十七年宣九年成十六年昭二十七年及莊二十三年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左氏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初穆伯娶于莒生文

通志堂

伯惠叔又聘于莒莒人辭則為襄仲聘焉至是如莒娶之叔仲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

附錄 **左氏** 歸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

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九年即位三位三
十三年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

雍 衡雍鄭地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盾子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書曰公子珍之也伊維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者穀梁繼事之詞兩名不辨故重言公子以詳之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雜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辯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雜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案內大夫特盟外大夫二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季孫行父及晉郟驪盟于扈是也此皆權臣專行之事而此為造端春秋於翟泉歷

與諸國大夫而此無譏焉蓋不勝譏矣杜氏貴之之說非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從己氏焉 **穀梁** 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 **胡氏** 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慾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

案陸氏例曰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之詞公如晉至河乃復仲遂至黃乃復公孫敖不至而復皆事未畢而復也穀梁以復為事畢還為事未畢蓋誤倒其文也張氏曰容其復而復奔見魯之無政刑也又以復為已到魯之文

蝨 **羊** 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 **穀梁** 其以官稱無君之詞也 **鄭** 曰七年皆貴之也 **注** 夫人昭公適祖母 **穀梁** 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

無人君之德耳無道之甚
 故稱官以見其輕慢也
胡氏初昭公欲去君羊公子樂豫以為不可舍司馬昭公固欲以其弟印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眾舉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印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矣

案宋卿書官者二此司馬司城及司馬華孫也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然其餘不書官而此獨書官者左氏以為不失節啖子謂所謂節者人臣守節之節非符節之節也以二人能守官故書官爾然胡氏不取

春秋會通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三

廬陵進士李廉輯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氏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

案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

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王者無求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穀梁求車求金
胡氏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甚矣以示後世大臣當秉國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夫人姜氏如齊

左氏

注歸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案杜氏以為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奔喪脩服於國卿共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故以此為得禮胡氏不取陳氏曰前年公子遂

周頃王元年

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此說得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注曰告于廟正義蘇氏曰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耳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

釋

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

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眾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其父母於禮得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生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氏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

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盜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又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胡氏

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眾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未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

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張氏

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者其罪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罪輕而不當殺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龙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知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事自非指為其國喪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故此

胡氏

索左氏則狼淵伐鄭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救狄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案中國之救鄭凡四齊桓救於莊之二十八年晉景救於成之六年七年及此年之救皆以楚故也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中國

者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故使之得志於鄭得志於陳明年而有厥貉之次矣陳

氏曰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春秋重貶之志楚莊伯事之權輿歟

附錄

左氏

左氏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

左氏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震

注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

隳

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地動象陰為

陽行公子遂

穀梁

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辰故謹而

案地震五此年及襄十六昭十九二十三哀三年也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地有地震孔晁曰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張氏曰陰盛陽微之異也胡氏獨闕此條解不知通何例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

左

楚子越椒來聘執轅中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穀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

福也注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詞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

左

楚無大夫此何以書記始有大夫則何以書記始有大夫也

不一而足也注不

穀梁

楚無大夫以其

胡氏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

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

張氏

伐鄭而聘魯亦遠也

案秦自韓戰稱伯至殺而狄之楚自孟會稱子至圍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前通也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聘而中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左

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穀梁

秦人弗夫人之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胡氏

秦人歸祿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祿也亦猶平王來賂仲子而謂之惠公

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妾曷不書莊公成風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宗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誠之義明矣

陳氏

其曰僖公成風

張氏

當是時秦楚交聘中國秦欲伐而使椒來聘豈古者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之比哉

案僖公成風公羊杜氏以為兼祿其說與胡氏異秦稱人而不稱使書法與荆人來聘同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張

臧文仲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善魯之名大夫

也而四十餘年間國政多疵文公尤甚由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故夫子譏其竊位而不仁之臯蔽賢為首也

夏秦伐晉

左氏 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公羊

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味以

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

胡氏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言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

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謂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

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陳氏

狄秦也歸繇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

何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

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書係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帥無君大夫皆夫子

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為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

晉甚矣 **張氏** 春秋書兵舉其報復不已而狄之者三晉秦鄭也

案秦以國稱杜氏以為告詞略者固無義理其狄秦之說諸傳皆同而所以狄秦其說亦微異胡氏以為重貶秦以許晉人之悔過若以此義推之則杜氏所謂貶四國大夫以尊秦者亦有此理矣此二事正相對也但推尋事迹則張氏說正而陳氏亦得意外之意皆可參通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氏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王聞之殺闕宜申及仲歸

胡氏

案左氏則其討

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

頃王立故也 **注**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張氏

不書公以盟天子之大夫諱之也

案此盟不出主名趙子張氏皆以為諱與天子大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氏無傳不知用何例考之春秋如高侯處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日故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日此亦不日又似難通若以推之及宋人盟宿之例則魯以微者盟王臣其罪轉大矣

冬狄侵宋

左氏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子孟諸宋公為右于血鄭伯為左孟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 **注**陳鄭及 **胡氏** 楚滅江六平陳與鄭

宋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不書曰 **胡氏** 於是乎為伐宋之舉

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惡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

故下書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俟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茂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

蔡無四竟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
 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貨棄諸夏之惡也
陳氏 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以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從楚矣已而為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宋陳鄭也於是息會不書書曰及蔡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案春秋書伐而次者伐楚次陘是也以例推之則晉悼之伐鄭次鄆亦為善之矣書次而伐者次厥貉伐麋是也以例推之則齊衛三次以伐晉亦為貶之矣宋陳鄭不書之說胡氏陳氏皆得之以下文齊柴之會新城之盟觀之則諸侯之不忘晉可知矣故免其從夷之罪也杜氏說非楚自孟以來未嘗以爵書今次而書爵爵伐而書爵中國無伯也以為無異於宋襄之時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左氏**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楚子伐麋成
 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

至于 **張氏** 楚初書君將也 **張氏** 楚侵伐書子始

傳言麋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逃楚也與鄭陳之逃齊晉異矣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左氏** 承匡宋地左氏本或作叔仲陸氏曰仲衍字

惠伯會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陳鄭宋也惠伯叔牙孫**

案內大夫特會外大夫五會卻缺承匡高固無婁荀首于穀士句于柯荀躒適歷是也此為大夫特相會之始胡氏於此無傳而特發傳於無婁之下不知其意若何得非以此為伯令而所謀亦出於公歟

秋曹伯來朝 **左氏** 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案魯聘宋者始於此年成五年歲九年行父襄二年豹二十八年宿三十年弓昭十一年弓二十五年姑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 鹹魯地

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得臣追之吉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摶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獲長狄綠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三 **注** 鄭瞞防風氏後蓋長三丈漆姓見魯語孔子對吳使 **左氏** 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注** 考異郵曰長 **穀梁** 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注** 九畝五丈四尺 **胡氏** 左氏以為長狄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

可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怒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

秦

此偏戰也何以不

秦

及秦

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秦** 言師敗績敵也 **秦** 秦伯親將晉上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秦** 亟數也夫戰必有曲直 **秦** 卿趙盾御之其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鬪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 **秦** 秦伯親將晉上稱人何為今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御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之道寡怨之方王若之事其不書晉日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眾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正之也故貶而稱 **陳** 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君矣此秦伯晉趙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陳** 盾也曷為貶稱人亟戰也不言及略之也

秦 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詞不言敗無勝負之詞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左氏 書時也 **左氏** 鄆莒魯所爭者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穀梁

稱帥師言有難也

案 莒魯爭鄆始此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也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至昭元年取鄆其秋叔弓

疆鄆田莒人想晉者即此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以備晉任公輔以為魯西竟廩丘縣邑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

子蘧蒞卒

左氏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遂遷于繹五月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

左氏

世左穀皆作大 **左氏** 大室之屋壞書

不共 **左氏**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也 **左氏** 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犗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 **穀梁** 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書譏久不修也 **穀梁** 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注** 極稱之者不依違其文也 **胡氏** 世室魯公之廟也書世室屋壞譏久不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誠切矣

案此條胡氏從公穀皆以為魯公稱世室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而習左氏者以為伯禽廟當舉號諡故以為大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廟也然春秋嘗書大事于大廟此則不書大廟而書大室故未可以為周公廟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

及晉侯盟已丑十一公還自晉公穀無鄭伯會公于棐鄭

左氏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

未免於此子家賦載馳**羊**還者何善詞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

難一出三為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穀梁**自晉事

案還例四已見莊八年還復之例已見前公孫敖如京下當從陸氏之說其穀梁以還為未畢事者失之沓棐之會乃衛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觀鴻鴈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於此見厥貉之從楚非其本心而新城之書同乃同心外楚也厥貉之不書三國於此可見

此條公羊得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張氏**案公羊之言有舍爵策勲之意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左氏**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

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穀**

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從楚者陳鄭宋謀邾謀納捷苗也**羊**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

定否趙盾制之然**穀梁**同者有同也**胡氏**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

是以下日以近之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怨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陳氏**向也扈

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

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

諸夏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眾辭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則不予晉以主是盟之辭也

案穀梁疏除二幽同尊周外同外楚之盟十有四而傳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發傳者此為外楚之始而舉斷道以包上下則清丘蟲牢馬陵于蒲于戚柯陵虛打之類省文可知至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則戲亳城重丘亦其義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者平丘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止矣故發傳以終之也

案書曰說見雞澤下

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

左氏

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

見而移入北斗非

孛

記異

穀梁

字之為言猶第也其曰入北斗斗有

環域也

案

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

常所有故書之

言

胡氏

孛者惡氣所生暗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

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者所

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

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

言天之示人顯矣

史之有占明矣

案

星孛三此年及

昭十七哀十三年

昭十七哀十三年

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

案星孛三此年及昭十七哀十三年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

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邾婁人言曰捷菑晉出也獲且

案

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

克納也晉卻缺帥師革

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餘見胡氏

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餘見胡氏

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缺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 是卻克也其曰人微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

案 小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

胡氏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也捷菑不正也

案 邾人立定公捷菑奔齊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改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張氏 陸淳曰書捷菑與小白去疾同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

案 皇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

嘉者皆以諱為善

案 此條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為卻缺卻克者失之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

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
崩贖于戚者以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臣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其子文伯穀穆伯生二子於莒

而求復文伯以為請復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卒立其弟惠叔難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張氏 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臣 子叔姬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

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穀梁 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之已殺之成死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胡氏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之禁戒至於弒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出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宋子哀來奔

臣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胡氏 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高哀仕於蕭國被擢為卿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張氏 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事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相繼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墮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豈非既明且哲哉故書字以與之

臣 子哀之為襄左氏胡氏張氏同蓋左氏事迹可考也公穀皆以為失其氏族故無解書子例當與子突季子高子同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臣 襄仲請以王寵

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胡氏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忘魯矣魯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子叔姬齊君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子叔姬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弒舍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

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救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
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
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
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案單伯之為魯大夫詳見莊元年杜氏以為王臣者固失之而公穀
於此條皆以為魯使單伯送叔姬于齊單伯淫子叔姬故齊執之此
又不知單伯如齊之事而傳聞於齊人誣單伯之語是以致此謬耳
昭姬本末左氏得之而胡氏之說則本於劉質夫蓋程子之精意也
張氏曰單伯自莊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趙子曰近年有孫濟者歷典十餘郡年近百歲猶更娶妻況古人壽
長乎不爾
則父子也

附錄

左氏

其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
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左氏

其年楚莊王立公子燮
關克作亂廬戡殺之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

為單伯與子
叔姬故也

張氏

魯不
能問

暇政刑以義討齊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
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
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

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
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敬疏仲尼貴其官從君子嗤其失辭 **穀梁**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詞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
也 **注**擅權專國不君其君上司城司馬皆不名而此名者以華孫奉使出
盟為好於我故書官 **胡氏**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
以見專錄名以存善 **胡氏** 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
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言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
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滅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係於名也不稱使
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
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謂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案胡氏於華孫之事主穀梁說左氏者以為華孫能具威儀備官屬
合於卿行旅從之禮所以敬事而自重故貴之此已非春秋之義而
公羊拘於三世無大夫之說陳氏又拘於宋昭公大夫不名之說殊
無善惡分別皆不可從獨張氏用高郵孫氏曰昭公聞亂國事廢弛
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
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
因世亂而後顯歟其來出於自請故不書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
也此說似明前程子之論司馬司城合而參之屈完高子來盟書法
亦通但與

胡氏異耳

夏曹伯來朝

左氏

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注**
曹伯前以十一年來朝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

通志堂

周匡
王元
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

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或譜之

一人門于句鮑一 **胡氏**書者以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

也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

單伯至自齊 **左氏**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注**單伯執節不移 **穀梁**大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

媿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案**魯大夫之遭執而書至者三單伯書者尊之也叔孫媿不去氏賢之也意如去族左氏所謂尊晉罪已也執而不書至者季孫行父蓋與公同歸以至公為重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

可以怠戍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公羊**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 **疏**言卻缺

以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書 **穀梁**疏伐入兩舉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也日以其暴與齊伐衛同義 **莊**二十八年伐戰兩舉者初伐其竟內戰其國都故 **陳氏**入未有書大夫者入 **張氏**言伐言入亦兩舉之也 **甚**之也

案此條入而書伐舉日於伐入之間通經無此例公羊以為兵至即入趙子曰若然當云戊申晉卻缺伐蔡入之此既先伐而後日入則非即入可知矣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故竊疑書法於此乃予晉而罪蔡之文蓋厥貉之次獨蔡有心於從楚新城之盟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為過也又不即聽命故春秋特書戊申於伐蔡之下者見其不服然後入之也雖不得謂之義舉猶近乎用師之有節者未可以為暴也 **穀梁**疏說頗得之 **胡氏**雖無傳以前厥貉新城責蔡之文推之必非責晉之意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書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注**凡諱君惡者謂國無難不會議事故為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今貶諸侯以為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書故惡晉侯受賂不能討齊

不足序

穀梁

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略之

胡氏

盟于扈者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

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還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於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鄰壤

陳氏

向也扈之盟趙盾為之則初不與會盟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是盟也此國君也曷為不序散辭也新城之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於是楚伯成而頃王崩葬不見於春秋諸侯無統紀甚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曰無能為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公羊

其言來何

胡氏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

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氏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

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張氏

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莫恤曹修禮於魯

而後伐莫救亂臣賊子肆行不忌皆晉靈趙盾失主盟之職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

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

公羊

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亦所以起齊侯不肯也非外得其所拒內失其志春秋惡行父之失命故得內辭也

張氏

商人無道有弑君當討之罪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卿執

辰守邊鄙被兵與國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答可謂困心衡慮而無憤悱改圖之心書此亦見魯之衰文公之無志也

案桃丘之弗遇惡衛侯之失信陽穀之弗及惡行父之失命也此條陳氏主穀梁蓋行父雖奉命請盟于齊然大夫無明公侯之理則齊侯拒之有辭故穀梁得之胡氏無傳不知通何例若止以同於桃丘之遷詞則齊商人之失信何足罪哉 **又案**鄆之弗及魯畏齊而弗敢及也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氏

疾也 **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

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也 **案**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厭政已 **胡氏**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憫會同不與朝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案文公不視朔左氏以為有疾而公穀以為無疾三傳說目通蓋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爾朱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下復告朔可知前閏月之不告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朝廟亦不舉矣 **又案**正義曰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此亦一說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左氏

鄆公作犀穀作師齊地

襄仲納賂于齊 **穀梁**復行父侯故盟于鄆丘 **穀梁**之盟也

案內大夫特及諸侯盟者三鄆丘赤棘拔特會盟者一祿祥二大夫及盟者一句釋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左氏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秋聲姜薨毀泉臺 **注**泉臺者何即臺也未成為即臺既成為泉

僖公夫人文公母 **案**臺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

勿居而 **穀梁**喪不貳事貳事緩喪 **胡氏**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已矣 **穀梁**也以文為多失道矣 **胡氏**非治亂安危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

左氏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庸人帥羣蠻亦叛楚糜人帥百濮將

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庸人囚子揚窓師叔曰姑與之

遇以驕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隰也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胡氏庸有取滅之道而楚得謀國之善故列

張氏庸乘饑饉率蠻危楚保其國矣然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是以人楚子而書滅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臼作處

左氏宋昭公庶弟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鮑美而豐適祖母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曠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其子公孫壽辭司城請使子意諸為之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雖三子猶不三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曷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

胡氏此襄夫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意諸為司馬

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況於此

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附錄

公羊

公羊

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

孔達陳公孫

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胡氏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

陳氏

稱人不予以討賊之義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姜作聖

左氏

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

齊侯

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左氏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墍池為質焉十月鄭太子夷為質于晉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如上十五年會扈

胡氏

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之諸侯可知也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

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附錄

左氏

子家書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三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鉅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僚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今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秋公至自穀

張氏

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公也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

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

必死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

非正也

秦伯瑩卒

康公公羊注以為穆公者非也

商人

左氏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邠歆之父爭田弗勝即位乃掘而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朴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

胡氏

秦左氏邠歆閭職實弑懿公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子元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公子商人以財誘齊國之人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

倫弑其國君則覲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

陳氏 商人之罪嘗著於春秋曷為固當討之賊也然齊人不以為賊而討之反稱臣而戴之以為君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可弑今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弑其君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

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

注

許之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注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

疏

卿出以大夫為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上介士為末介

閔

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案

經書並使者二此年與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是也又並使以出會一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向是也何氏以為譏魯猥使

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此說恐非

冬十月子卒

左氏

冬仲殺大子惡及其母弟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

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注

史畏襄仲故不敢書

案

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

胡氏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

案

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討賊之美我亦備矣

案

胡氏止發子赤及閔公之例而子般書日則無說焉疑同穀梁其穀說見子般卒下何氏以子赤為所聞世恩重痛深于般為所傳聞世故不

案

同恐非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注

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

案

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

案

視之母

案

出姜也

而惡從之者姪姊者不孤子之意也
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
敬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非不書而並見矣

胡氏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

季孫行父如齊

張氏

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案 行父如齊三此年及宣元宣十年

莒弒其君庶其

左氏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

羊

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詞

穀梁

傳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張氏

凡稱國以弒者蓋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弒而大臣

坐視不能討賊皆當誅不赦之罪也

附錄

左氏

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

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在九刑不忘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又公大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案 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當其初年承僖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即位之書始得繼體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待魯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敖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皆失焉不一二年緩於作主輕於逆祀以至世室之壞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嬴之嬖不能正分而夫婦適妾之禮紊矣故先儒曰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鄭丘賂盟則辱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扈以後十三年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蔡皆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衡雍之盟公子遂之救承筐之謀皆集之會亦不為無益於晉靈之伯數年之間楚椒秦術之聘曹伯之兩朝魯亦若猶能為諸侯之望者奈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已行父兩告而援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盟魯遂困於齊矣雖文公之媮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敬嬴襄仲之事則又襲成風之餘智者文公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豕嗣戕賊其亦莊公之儔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四

廬陵進士李廉輯

宣公

名接諡法善問周達曰宣在位十八年

弑

宣公文公之庶子母敬贏敬贏私事襄仲文公薨襄仲殺大子赤

及母弟視乃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卒

繼弑君不言即位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殺

繼故而言即位

與聞乎故也

胡氏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

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張氏

宣公卒同於桓公而十八年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至不言公子者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

尊也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卒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役而再有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

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詞也注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

周匡王五年

穀梁 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

胡氏

魯秉周禮喪未暮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天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

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言厥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夫人與有貶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書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衍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一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辭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言厥也敬言厥變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鑑者也既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言則精義隱矣

案遂不稱公子三傳各不同胡氏從公羊姜不書氏左注與公穀不同胡氏及劉氏張氏皆從公穀哀姜去姜而書氏今此去氏而書姜哀姜之罪重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

納賂以請會注宣公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胡氏

經書行父如齊

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比者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

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張氏

文公世子之死在官之當誅者公子遂為首而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案朱氏曰宣公篡立文子不能討反為之使齊納賂以請會豈非私意起而反惑之驗即此事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注

克甲之子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胥甲趙穿不肯薄秦

羊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

放之非也大

穀梁

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胡氏

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

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案放例三此年正月甲父昭八年公子招哀三年公孫獵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注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

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胡氏

魯宣篡立逾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

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且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亞者孤矣

案平州書會與桓公元年會鄭伯于垂書法事情皆同

公子遂如齊

左氏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胡氏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

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強藩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

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

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
穀梁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
胡氏魯人致賂以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隣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

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有為戎夷矣孟氏極陳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厭食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
張氏桓公篡立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以許田宣公奪適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西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辜鄭齊深以誅其貪利而成亂也

案春秋內失地不書如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之類以其不能保先祖之土守乃人君之大惡故諱之也獨以書齊取者己以賂齊非齊之強取也陳氏曰必有歸之也然後書故濟西書取謹聞書取亦通餘見僖三十一年○又公羊疏此以篡弑而賂齊罪重謹聞以侵奪小國而賂齊罪稍輕故此書月惡內甚於以邾子益來也

秋邾子來朝

張氏

諸侯朝當討之人不貶者桓公已舉法從同同也

案邾來朝七稱子以朝者六始於此詳見桓十五年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

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

陳遂遂繼胡氏楚書爵而人鄭賤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

侵宋事也穀梁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

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

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

師可陳氏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

舉矣陳氏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

君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也自是訖春秋師再有

事無言遂者矣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事在襄二

十三年

八年

案楚自僖二十七年圍宋至是而再及宋中國又無伯也兵事書遂

例見僖四年○案楚莊以文十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不聞有猶夏

之師休養以有為也至此而爭伯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左氏注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

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

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

討宋上卿賤而稱人諸侯會而張氏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

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案經書救陳四此年及宣十二年衛人救陳襄

五年晉悼會十一國救陳哀十年吳救陳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左氏作斐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注

晉師救陳宋四國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

也疏言于棐林者行會禮然後伐于袁亦然羊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

案此條胡氏於書師主公羊書地主穀梁地而後侵伐三于襄裴林召陵○**案**會師二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也瓦會左注云卿不書不敵公也然則此會亦可援此例杜氏強為異同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柳任公輔曰崇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

左氏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

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胡氏**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胡氏**於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讓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眾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冊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案公羊以柳為天子之邑不係于周者不與晉伐天子此無據不可取○**案**侵書大夫將始此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後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穀梁

伐鄭所以救宋也**胡氏**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諸侯之討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甲師少蓋賤而人之也以賤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案**春秋討宋之文一見於四國之伐書人再見於諸侯之會不序三見於趙盾之救不書至是而四賤焉春秋之法嚴矣

二年春王正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

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穀梁**得大夫生死皆曰獲此獲華元生也獲齊國書死也**穀梁**獲者不與之詞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獲齊國書死也

胡氏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

將將尊師眾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眾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陳氏**戰未有書大夫者於是書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張氏**戰未有書大夫者於是書自此戰曰**張氏**宋以弒君致寇而不服臯故書書大夫

案獲例六已見僖十五年穀梁以韓戰不書師敗而書獲為晉侯失民此戰先書師敗而後書獲為華元得眾其說亦似有理而

胡氏不從○又案此條鄭歸生不書伐而華元書及蓋罪宋之文胡氏說見下文故張氏主之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

遂圍焦

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與師而報晉則

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憎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

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故敗稱人胡氏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之卦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與師動眾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

其垂戒明矣陳氏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以上皆賤之而自柳棼之役楚皆稱子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乙丑九月二十七日臯公作倬○文公子成公繼伯

左氏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胾熊

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麇歎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三爵遂扶以下公喉夫欻焉明搏而殺之鬪且出明死之初宣子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穀梁

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

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胡氏

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

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其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開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

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弒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因董狐之書以垂戒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師虐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案春秋非手弒而書弒者五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止楚公子比齊陳乞義父見本條又案晉靈公立於文之六年至是十五年盟會四七年扈十四年新城十五年扈十七年扈

周定王元年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 在位六年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注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案

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下帝牲不吉則

板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板引也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

穀梁

之口緩詞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

乃者三乎人之辭也**注**牛自傷非備災之道不至也不言免牛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也三乎人者譏宣公不敬致天變也

朝

不

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三望者公羊曰太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各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祭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案杜氏曰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胡氏所引本此○又案范氏之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胡氏所引本此○

例三十五皆以為緩辭陸氏不取其實口便辭耳

葬匡王

朝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

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作賁

左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胡氏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近在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陳氏 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

陳氏 窺周室也

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左氏

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氏 案左氏鄭

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左氏

宋文公即位三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作

亂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氏 武穆以曹師伐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眾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非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穆公

左氏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

燕姑夢天使與己蘭生穆公名之曰蘭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

左氏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

穀梁 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

公羊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

何辭取向也注為公取向作辭也取行義為利

胡氏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胡氏 此心平如心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

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鄰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

張氏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張氏 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為利也

案春秋書平六詳見隱六年○又案宣公平莒郊而伐莒取向正與桓公平宋鄭而伐宋戰宋相類蓋二公比日不義失平怨之本也

秦伯稻卒共公也子桓公立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

夷左氏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

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子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歸生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乃立襄公胡氏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堅也胡氏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去勇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舍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案左氏十年傳曰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若非親弒未必至此疑首謀雖在宋而弒君實歸生也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胡氏君行告至常事不

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案宣公如齊者五始此五年九年十年春夏皆書至

冬楚子伐鄭左氏鄭未服也

案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弒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成公即位之後楚兵再至鄭矣

附錄左氏是年楚滅若敖氏殺鬬椒立子文之孫箴尹克黃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

叔姬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書曰逆叔姬御自逆也疏釋例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

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勲無勲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終宣公見止連昏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來逆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與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同文

蔡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

胡氏 書夏公至自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君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鑑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與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公

不與小斂

羊

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者知賊而不言明當

誅**疏**正以所聞之世大夫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也

胡氏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謀弑子赤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方仲遂往謀而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隣大惡無所分也而得臣有同使之罪故特不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

反馬也

叔姬寧固反馬

未成婦故子叔姬不書夫氏從父母辭

胡氏 禮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及三月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逾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昏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戒也

楚人伐鄭

左氏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

此書人者即胡氏所謂與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傳稱子經書人貶之也楚兵三至鄭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

陳即楚

羊

趙盾弑君

何親弑君者趙穿也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

蔡 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元 案傳稱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更侵之

胡氏 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盾免書侵即荀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己有關蓋亦自反可也不

內省德遠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
伐而盾免書侵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案公羊於此條下方序趙盾事與在氏大略同故不具錄但稱史曰
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何又曰趙穿緣民
眾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
而入與之立于朝其說稍詳

夏四月○秋八月冬蝻

注先是公伐莒取
胡氏 傳謂冬蝻為穀
災虐取於民

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煩戾氣應之
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灾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
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
民蓋自此始矣經於冬蝻一物之變必書百千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
可誣當慎
其所感也

案經於宣公之編書夏蝻
三哀公之編書冬蝻三

冬十月

附錄

左氏 是年夏定王求后于齊冬召桓
公逆王后于齊事不關魯不書

左氏 秋赤狄
伐晉圍

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
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案九年十一年傳所
稱厲之役蓋在此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 孫桓子來盟始
通且謀會晉也

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
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胡氏 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
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欺
血固結之耳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
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
自見
矣

案來盟書使二
鄭語衛良夫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左氏 不與謀也
凡師出與

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胡氏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
而不書雲雩無功或不雩
所欲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
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
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案大旱二詳見
僖二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即
黃父

左氏 鄭及晉平公于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注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朝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嫌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案 自文公以來晉以不朝討魯者再見矣文公二年辱以處父之盟今年不與黃父之盟晉固可責也而文宣之不能謹於禮以至衰敗亦有由矣就二公論而黃父之會止諱盟不書也宣公五年止於齊七年止於晉何以為國哉又案會不得見者沙隨也盟不得與者平丘也又案陳氏曰晉靈公之會同皆不序自黑壤而下復序諸侯何也不序諸侯猶責伯者也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左氏

注義同五年書過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左氏

注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

將事遂以疾

牟

有疾也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還非禮也

君當使人追代之喪尚不反況疾乎

穀梁 乃者亡乎人之詞也注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墮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胡氏 至黃乃復雍君命也有疾亦不

案 穀梁曰復者事畢也國得公命也此與例不合公孫教以棄命從淫書不至而復公子遂以有疾亦書復罪之如教也昭公以有疾書有疾乃復遂亦有疾而不書有疾者雖疾亦無復道也

公羊例曰乃難詞陸氏例曰乃難於而與胡氏不合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左氏

注不言公子間無異事省文從地垂齊

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

牟 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穀梁 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胡氏 有事三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稱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者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

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案仲遂稱仲正與季子友稱季同文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陳氏謂蒙上文是也仲遂稱名正與公子翬同當不書卒此書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也有事只時祭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正義以為此禘祭者非也仲遂之子為公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為仲氏見成十五年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氏

非禮也。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賈尸萬舞各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

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萬舞去籥惡其聲聞

宰

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

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胡氏

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

案猶為可已之詞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去樂卒事為得禮此以猶繹為失禮皆記事之變也。又案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初獻六羽是也蓋吹籥而秉翟羽也。又案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猶繹而猶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而不相悖也

之卒不當猶繹而猶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而不相悖也

戊子夫人呂嬴氏薨

左氏

敬嬴氏之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成季之孫事

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嫡妾亂矣春秋於此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去其姓氏秦人歸遂不稱夫人榮叔舍貶召伯會葬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氏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

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胡氏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安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矣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答矣乃復興師動眾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矣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答矣乃復興師動眾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案晉絕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晉與秦自侵崇啟釁七年而未已晉昏狄而結以伐秦其罪大矣故自此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比日連兵之事秦康共晉襄靈之後晉成秦桓之交兵又始於此

楚人滅舒蓼

左氏

一國也與文五年楚公子變滅蓼同蓋滅後更復楚今更滅之蓼穀作鄂

左氏

楚為眾舒叛故伐舒

八百里
楚滅之楚子疆之及
滑內盟吳越而還
胡氏詩稱荆舒是懲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
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內盟
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患經斯世者當以
為懼有攘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案吳越見傳始此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日月三十日

食

注是後楚莊圍宋伐鄭勝晉中國侵

奪之應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

敬嬴公穀作頃熊

左氏

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蕪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左氏

而者何難也乃

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此據定公書乃克葬所以起孝子情重難有淺深故也
穀梁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詞也足平日之詞也
疏此據定公乃克葬乃急詞不足乎日之詞也

胡氏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則以正其事今敬嬴無貶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信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即位爾敬

言厥以其子宣公屬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敬嬴逆天理拂人心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夫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潦車載裝笠士喪禮也有國者乃不能為雨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厚葬古人所戒而墨之治喪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案胡氏說本穀梁及徐邈左氏引禮以為冒雨而葬是不思其親故以不克葬為得禮胡不取

城平陽

平陽泰山平陽縣

左氏

書時

案城平陽三傳皆曰無說豈非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

左氏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穀梁

注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傳例曰

如往月危往也

案范氏說得之故泰山孫氏及張氏皆從之而何休獨曰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五年再朝近得正也此於常朝猶可若以言宣公之朝齊則大非矣不可取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屬詞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左氏 萊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而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公矣

秋取根牟

根牟東夷國琅邪

左氏 言日易也

陳氏 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

伐在大夫矣

案 公羊以為邾邑不係乎邾諱亟也趙子又曰不係乎邾蓋魯本邑皆無据左氏注以為國者恐是其言易者與內滅書取例不合

八月滕子卒

昭公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氏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睦齊陳也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

師

胡氏 案左氏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眾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九月無辛酉日誤晉景公繼伯

案 成公立於宣二年至是八年會二七年黑壤九年宣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也

胡氏

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而黑壤

之會晉人止公故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赴喪魯亦不會也

宋人圍滕

左氏 因其喪也

胡氏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眾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

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此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氏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

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胡氏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西討

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

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討與之也然與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討豈與之乎案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討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案春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此胡氏正例而陳氏立例以為救不書必救而無功然後書於此條曰書救鄭何楚伯也元年救陳今年救鄭而辰陵之盟序陳鄭於楚子之下遂以諸侯子楚矣此雖與胡氏不合然亦得春秋之微意○**又案**左八年傳晉晉克有豎疾卻

缺代趙盾為政

陳殺其大夫洩冶

寗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注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

穀梁

稱國以殺其大夫御叔妻

胡氏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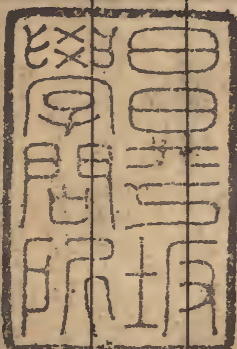
比干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魚曾叔肝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肝善矣

案此條穀梁敘事與左氏略同但穀梁以為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左以為二子殺之有少異耳胡氏所引比干洩冶事乃用家語子貢孔子問答大意

家語子貢孔子問答大意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left page, including a small character at the top left and some faint markings at the bottom.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typical of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一百六十四

春和會通卷一四

五貞

